



纸春秋 路也专栏

## 华盛顿之夜



路也，毕业于山东大学，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，著有诗集、散文随笔集、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。

华盛顿飞往匹兹堡的UA7685次航班本来应该在晚上10:05起飞的，不料却一再延误，屏幕上先后显示拖延至12点、凌晨1点和凌晨2点，据说是因为雷雨。杜勒斯机场过了夜里12点之后，所有卖食品的店铺都打烊了，只有冷气依然开得很足——这是盛夏，这里把空调温度开得很低很低，像是在冰箱里，而且不是冷藏室，是冷冻室，人在里面就像被速冻的鱼。我从北京过来，飞了13个小时，晚上7点就过了海关，一直冷飕飕地等在那里，并且一遍一遍地掏出硬币去给匹兹堡那边接我的朋友打投币电话。

好不容易熬到凌晨1点，本以为快要登机了，没想到竟然宣布航班取消。大家被召集到一个柜台前面去办理换机手续，只能换明天的飞机了。手续一个一个地办，四个工作人员，办得极慢，二十分钟也办不了一个。无论前面的人怎么磨磨蹭蹭，无论工作人员态度多么不耐烦，乘客们都在队伍里十分耐心地等下去，绝不发火和抱怨。只是有人开始哭了，第一个哭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，她个子高高地站在那里，咧开大嘴肆无忌惮地哭了，边哭边说：“今天是周末，晚上我见不到我男朋友了。”大家都围过去安慰她，有人还像哄小宝宝一样拍着她的肩膀。第二个哭的是带着两个儿子的母亲，她边哭边说：“我带着俩儿子，今晚怎么办呀？”大家再围过去哄她。第三个哭的是一个单独出行的女人，第四个哭的就是我了，我其实是被冻哭的和累哭的，不懂这个国家出于何种目的把空调开到这么低的温度，我跟别人一样穿着日常夏季衣服，可

是几乎要冻死了，其他衣服在另一个箱子里，都已托运，加上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，一想起或许还要再熬十来个小时，就崩溃了。那些等在那里的乘客也围过来安慰我，一个看上去六十来岁的女人对我非常和蔼，为了让我能听懂，把话说得很慢，吐字清晰，她的人极其优雅，穿着天蓝色低领敞口短袖衫，脖子上戴着一个有些粗犷的花色珉珉项链，她说了她的名字，听上去似乎是黛安娜。

终于排到我了。接待我的是一个黑人女工作人员。大约是工作到深夜的缘故，她很不耐烦。我问，航班取消了，要不要安排乘客住宿，她回答，不。我说，那我就住在这候机厅里了，要早上最早的航班。她说，你不可以住在这里，如果你要最早的航班，那是早晨7点的，你必须花60美元自己到雷根去呆一晚上，从那里走。我一听还要花60美元，就不高兴，便问，雷根是宾馆吗，还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她一下子就烦了，不理我，直接对操作电脑的工作人员说，给她改成明天下午5点的航班。我一听还要在这里冻上一天一夜，直到下一个黄昏，就急了，我说，不，我一定要最早的航班。可是他们不理我，还是把下午5点航班的登机牌打印出来了。我气坏了，站在那里不离开，怒目而视，坚持要早上7点的航班，那个黑人女工作人员气得冲我吼叫了一通，最后还是给我换成了早上7点的。黛安娜排在我后面，她也改换成了早上7点的航班，办完手续后，她对我说，雷根是华盛顿的另一个机场，我们约几个人凑钱打出租车一起到那里去吧。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那个黑人女工作人员

要我到雷根去，原来改换之后的航班是另一个航空公司的通勤班机，是在华盛顿的另一个机场起飞的。工作人员只对我说“雷根”，却把“机场”这个单词省略掉了，我一个外国人，怎么知道雷根是什么地方？

临时凑了四个人，花60美元打一辆出租车前往雷根机场。出租车在高速路上飞奔，像一个音符流动在明净的乐谱上，华盛顿的夜晚如此安静，植物茂盛，在夏夜里散发出浓郁清香。夜色里，看不见白宫，看不见林肯纪念碑，看不见五角大楼，车子从城市侧旁擦了过去。到雷根机场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。这个钟点的机场空空荡荡，上下两层几乎都没什么人，可是冷气开得比杜勒斯机场还要大，温度低得简直可以让血管结冰，我无处躲藏，只好跟黛安娜一起找了个椅子坐下来，缩成一团。她很快睡着了，我却冻得无法入睡，竟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，我若像她一样有一大把火柴该多好啊。

这一晚上可真长啊，真冷啊。终于熬到了四点半，可以办理登机手续了，黛安娜的登机牌却出了问题，杜勒斯机场给她的那张登机牌在雷根机场电脑里竟无法确认，于是这边工作人员又打电话跟那边机场一遍遍地联系，在电脑里折腾了好半天，最后总算把错误更正了。黛安娜说，我不喜欢杜勒斯机场那个操作电脑的男人，他工作不认真，给我找了麻烦。她表达这番意思时，一点儿也没有流露出气愤的表情和着急的意思，还是那么有耐心，那么优雅。

黛安娜建议我们一起去喝杯

听说我写诗，她说，我要是懂汉语该多好，那样就可以读你的诗了。

咖啡，我说，我来请客。俩人端着杯子，一边喝咖啡一边走向安检口。过了安检，坐在登机口，我们俩一起看着窗外一架架停在明亮的晨光里的飞机，都很有成就感。她说，这个夜晚可真漫长啊。我说，这也是一个难忘的夜晚，有趣的夜晚。我们俩互留了通讯方式，知道了她是一个博士，是教师。听说我写诗，她说，我要是懂汉语该多好，那样就可以读你的诗了。

飞机是一架狭长的庞巴迪Q400小飞机，载客70多人。飞机升上天空，透过窗子，早晨的阳光那么鲜艳，掩映在丛林中的华盛顿生机勃勃。飞机上只有一位高大威猛的黑人空哥在服务，他懒洋洋地推着送饮料的小车从机头走到机尾，又从机尾走回机头，只走了这么一趟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一杯水也没有倒，接下来一个小时，就坐在那里，再也不动弹了。

到达匹兹堡之后，果然如我所料，没有见到我那托运了的行李，于是排队去办理行李丢失查找手续。我告诉工作人员丢行李的原因，并且描述我的行李的模样，它是深蓝色的，上面写着很多汉字。

地球那边的家里人到现在还没有接到我到达的消息，他们一定着急了，我妈肯定已经打开电视或上网去看国际新闻了，看看有没有飞机失事的消息。

黛安娜不肯走，她说她要一直陪着我，等到我的朋友来机场接我，才会离开。她那么有耐心，那么优雅——当然，还有美丽。

在黛安娜送我的名片上，她的全名是Nan Foltz。

本版编辑：孔昕

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

## 幸福在给予和被给予之间



刘亚伟，笔名亚子，北师大研究生学历，原籍曲阜，下过乡，当过兵，资深报人，现为自由作家，出版长篇小说、科普读物等十余种。

2003年，万科老板王石为攀登珠峰路过拉萨，当地的朋友车刚建议他去一所盲童学校看看，王石后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：“觉得无非就是给点钱，去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给予者的优越感去的。”后来发生的事让王石始料不及，当他面对那些孩子时，他却觉得，真正的给予者不是自己，而是面前这些可爱的孩子。他来之时的优越感被盲童们的歌声彻底瓦解了，他反问自己：“面对相同的境遇，我是否也能像他们那样笑对人生？”

这所盲童学校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苏珊·萨布莉亚·坦芭肯的德国女子，和她的盲童学生一样，她自己也是一个失明者。1982年，这个出生在波恩附近一个小镇上的12岁女童，因色素性视网膜炎失明，但萨布莉亚并没有因此放弃生活，她坚信盲人也能和正常人一样做许多事情，正是这个信念，支持她1998年

由波恩大学毕业后，只身来到拉萨旅游。

在拉萨，萨布莉亚得知一个让她震惊的现实：当地人相信盲人是由于前世造孽遭到神谴而在今世受罚的人，不少盲童出生时就被溺毙，活下来的也被冷酷对待。萨布莉亚决定留下来为这里的盲童做点什么。

她的建立西藏助盲项目的构想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资助，1999年，萨布莉亚的盲童学校建立起来。如今，这所盲童学校有60多名学生，按照不同年龄分为老鼠班、老虎班和兔子班，开设的课程有英文、藏文、汉语、计算机、美术和音乐。为了让孩子们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，萨布莉亚创造了藏盲文，并发明了藏盲文打字机，她的学生们成为第一批能阅读藏盲文的人。前来探访者可以看到，孩子们在课堂上敲打着打字机，大声朗读了字母和单词，其中有许多孩子甚至可以用英文与来访者

交流。

这里的课间休息时间是一个小时，萨布莉亚这时最喜欢趴在二楼楼台的栏杆上，听孩子们踢足球的声音。足球滚动起来，球里面的铃铛响起来，孩子们拔腿朝着响声追过去。有时，学校里的那只藏獒也会参与，它把球咬在嘴里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孩子们听不到铃声，相互询问：“球呢？球呢？”

盲童们在这里除了接受初级的学校教育和基本的生活技能培训，还必须接受一些适合盲童从事的职业技能培训，比如按摩、推拿和手工编织，有些具备相关天赋的孩子还可以学习医疗和看护。已经开始有盲童长大毕业，找到了谋生的职业，2000年入校的多吉和强巴回到家乡开了一家茶馆，另一个孩子在拉孜一家旅店当上了翻译。更多的孩子在盲童学校的农场里学习着织地毯、打毛衣、放牧、种地、挤牛奶，有

每个人都是给予者，同时又都是被给予者，是爱和梦想创造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。

的孩子甚至在用从荷兰学到的技术制作奶酪……

2009年11月13日，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张建国在北京为苏珊·萨布莉亚·坦芭肯女士颁发“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”奖牌。2010年初，萨布莉亚入选2009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。一位推选委员会委员这样评价萨布莉亚：“她是当代的普罗米修斯，虽然自己看不到光亮，却给远在异国他乡的西藏盲童带来了光明与希望。”

这个故事让我们这些迷失于这个金钱至上时代的人，重新看到了头顶上澄明的夜空。

让我们用这样一段话做结尾：每个人都是给予者，同时又都是被给予者，是爱和梦想创造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。人类的幸福或许就在这两者的转变之间，所以萨布莉亚才会说：“这不是付出，而是快乐。”

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

## 小腹隆起



韩松落，西北人，居河北，写专栏，做小说，看电影，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，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电影看得多了，会培育出一种理所当然，觉得电影里出现什么都再应当不过，不论是倾国倾城的绝色，还是天崩地裂花开成海，一切都并不出奇，所以，有时候，得借助别人的眼光进行重新发现。看过休·格兰特的许多电影之后，对这位永远的英伦情人还是无感，直到看到洁尘的文章。

洁尘说，像休·格兰特这种男人，“生来就是请求女人原谅的……休总是手足无措，女人也就总是无可奈何，这一推一挡一退的过程中，一种软弱的温情就滋生得异常蓬勃。”“像休这种，最适合和你一起足不出户，捧着一本书在炉火边各看各的，偶尔取下眼镜和你谈一

句话的男人，适合的是我们这些褪了激情，余温尚存，还有倾慕能力的女人。”

借着她的眼光打量休·格兰特，慢慢看出他的一种风神。这种风神，是英国人而且是英国明星才有的，松弛中见凝练，儒雅中有点不羁，那是日复一日的专心锤炼，加上许多次的大场面和聚光灯的鼓励造就的。国产普通人身上固然不会有，国产明星身上也罕见。

落到我们的眼里，这种风神就荡然无存了，尤其是他和浙江丽水籍的女友洪婷兰交往的消息曝光后，我们的目光，非常实用主义地落在洪婷兰“小腹隆起，疑似怀孕”的字样上，这新闻或许是根据国外报

章的报道整理的，但对“小腹隆起”的强调和注意，却非常有中国娱乐圈特色。李嘉欣小腹隆起过，梁洛施小腹隆起过，上得了娱乐新闻的女人，不论女明星，抑或男明星的圈外女友，统统小腹隆起过，在双方地位不对等——特别是女方弱一筹的时候，她们的小腹特别容易隆起。

多年动荡之后的中国人，有种对人和人关系的极大的不安全感，你得签契约，得设法以某种看得见的方式将人和人的关系固化，时间久了，还得设法再次强化和确认，吴飞先生的《浮生取义》里，家庭成员常要以自杀来叩试自己的位置，来积攒权力资本和道德资本。这种环境下，打量休·格兰特和洪婷兰的交

在双方地位不对等——特别是女方弱一筹的时候，她们的小腹特别容易隆起。

往，简直令人心惊胆战，男的是白种人，是超级明星，著名的风流债主，有召妓的前科，而女方则拥有一切不利因素，媒体于是反复强调休·格兰特对东方美的垂慕，以及洪婷兰的小腹隆起，多一点筹码是一点。

其实，和休·格兰特这种男人恋爱一场，哪怕只为皮相，为那种幻影一样的风神，为在炉边一起读个书，即便没有什么结果，大概也不算吃亏的。但在当下，在三成亿万富翁都设法移民的当下，在全体国人都很不得因为小腹隆起而获得出走资格的当下，洪婷兰身上投射的是国人的期望，她得带着小腹隆起这个巨大的筹码，再去发现休·格兰特有何值得恋慕之处。